
剩


言

# 剩言卷之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 內篇一

吾輩學問、先須識所學何事、所問何事、此處摸不着認不真、譬如農夫不辨種子、雖復終歲勤劬何益乃事、

我輩要做出世大事、須是發決定志存篤信心、辦勇往力、不得以從前耳目聞見參之、不得

以此後成敗得失分之只恁地做向上去久之自有個下落

君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孔子之不知老之將至孟子之夭壽不二皆各有一件大事超出知譽壽夭之外惟日孜孜而不能已者豈暇外慕

吾輩學問先須認得源頭透徹源頭透徹則有一分工夫即有一分効驗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源頭已自透徹了故自三十而四十以至七十節次分際一一有個分曉譬如人詣京師出門起步不差一日自有一日程途與擿植漫索者自別

文章小枝也假使源頭不清則起承轉合尚不免於錯亂何況作聖作賢成仙成佛大事而源頭不清可乎源頭者何一靈真性是也

我輩日日讀書日日會人都要件件在自己身

上檢點若只一味充拓見聞周旋世故徒自疲役一生而已何益何益

或問好學之訓聖門不啻諄諄然好學之旨畢竟不曾直指出來豈學之所該者廣未可悉數所指者微未可名言耶曰固也夫子嘗稱顏淵好學矣而曰不遷怒不貳過則學之大略可覩矣然則吾輩不向身心上理會而徒向載籍中探討雖窮五車繙十二經以說於

學何相干涉、

朱晦翁平生從工夫上着力、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須要堅苦四字、王伯安從本體上徹悟、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此心光明一言、乃知聖賢學有宗旨、徹首徹終、與悠悠浮泛者自別、

冬至一陽生、自一陽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陽、夏至一陰生、自一陰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陰、節

候次第絶無凌獵天地之爲道猶必以漸進而况於學者乎

或問老氏所謂絶學無憂將不學可乎曰此爲博學多識者下一轉語耳顏子博文約禮是何等學欲從末由直是掃空絶跡非絶學而何

先儒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說者謂只窮理便已盡性至命此恐不然譬如窮得忠之理必實

實去做事君的事、方謂之盡忠、窮得孝之理、必實實去做事親的事、方謂之盡孝、至於盡忠之極、而君心以格、盡孝之極、而親心以豫、方謂之至命、豈虛虛虛只一窮理便了耶、何之而非理、不窮理、不知其理也、何之而非性、不盡性、不知其性也、何之而非命、不至命、不知其命也、然未至于至命、不謂之盡性也、未至于盡性、不謂之窮理也、

學道有三關初關覺下手不得顔之仰鑽瞻忽是也次關覺歇手不得顔之欲罷不能是也上關覺措手不得顔之欲從末由是也惟孔子單刀直入三關俱下

朱子註學習章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夫此事人人具足非但後聖不假塗於先聖即衆人不乞靈於聖人何至取先覺之所爲而效

之竊意爲當音謂言先覺所以孜孜矻矻者必有所爲後覺者能効其所爲則學有把柄有歸宿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初者何眞性是也先覺覺此後覺覺此千古學脉無出個中能於此中認識得破方可與言學

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我輩正不必說不思不勉且說得的是甚麼中的是甚麼每念及此通身汗下

顏子仰鑽瞻忽之俱窮幾於苦空矣得文禮而始有持循孔子終日終夜之以思幾於妄想矣反之學而始有把柄令人學佛學道說空說玄抑豈知有爲正無爲之妙形色即天性之精哉

有問下手工夫者予曰且做探討工夫曰探討與下手有以異乎曰探討如問路下手如行路曾未問路何遽行路

講學之名、自吾夫子始也、然先之以德修、而繼之以徙義改過、是何等體驗、其曰是吾憂也、是何等兢惕、令人乃藉之以標揭門戶、號召徒與、故宜其以講學爲諱也、

明道先生嘗謂吳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無我、果能明辨得、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至哉言乎、其氣何其平、其心何其

虛、今之講學者、還有此意否、

宋人之講學、多從身體力行中來、今人之講學、多從齒牙口角中出、宋人講學之弊、不過意見之偶偏、今人講學之弊、乃至門戶之角立、

王弇洲先生云、今世名豪士大夫、既厭不利時則講學、既厭不得志則譚禪、要非得已、予謂此語固勘破人情、雖然、我輩向上一着天機、畢竟從困心衡慮中、方纔逼得出來、若一向

榮華到底更無些子摧折、譬如蕩子遠遊、迷戀飄蕩、更不作故園風物想矣、司馬子長云、非困阨烏能激乎、予於此道亦云、

剩言卷之一　終

# 剩言卷之二

荊澧戴君恩忠甫著

## 内篇二

性相近、習相遠、習漸除、性漸復、

聖賢論性、說個帝之降衷、猶似高遠、說個民之秉彝、則最親切矣、說個有物必有則、則雖欲脫離不得矣、說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雖欲不猛省不痛悼不得矣、眞眞是步步

緊切、

孟子言性善實根孔子易繫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然孔子是說陰陽初分造化原頭處、先有是善而後成之者性、是生而以前事、孟子是說成之者性之後、此性粹然至善、是生而以後事、微有先天後天之殊、

氣之靈妙處、卽性、性之顯附處、卽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氣也、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

一性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一語未免支離破綻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性之本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性之發見已完完全全盡出個性的真容了何等渾融何等透脫纔着於善便有個不善與之對矣纔有個善不善便有個無善無不善與之對矣乃知宋儒辨駁

未免支離、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然則性終不可言乎、曰耳可以聽言、說個聽盡之矣、目可以視言、說個明盡之矣、口鼻四肢亦然、若性則窈窈冥冥、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形色渾淪淪淪、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專管、而又安所指名之、安所擬議之、曰語孟不諄諄言性乎、曰亦不過就一時問難之語、隨機應接而已、

何曾單傳直指，即曰性相近，曰性善，亦只是說個大端，何曾說是甚麽，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此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此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小兒問心性何所分辨，曰，心是身之主宰，性是心之主宰，又問性與天何所分辨，曰，天是無

聲無臭的、性是不離無聲無臭的、
學者纔說着性命、便有弁髦事功土苴民物之意、直是貿貿、夫性字從心從生、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既與天地人物痛痒不相關切、則此中之斷蝕也久矣、安得謂性、試看大學言明德而即繼之以親民、中庸言天命而即終之以天地位萬物育、曾有弁髦土苴之意否、

或問養心莫善於寡欲、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必先有個物在方去養、方會長、畢竟是個甚麼、曰、此亦難言只說個大槩、則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的即是白沙所謂養心先要識端倪、端倪即是陽明所謂致良知、良知即是既悟得這個明白、還要悟得養的訣竅、

橫渠先生云、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

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吉哉言予謂盡字有許多工夫在但作盡性盡字看自有理會處非曰聰明之至也

世界本自缺陷吾性原自圓滿吾輩不於圓滿處早尋下落而偏於缺陷中浪生嗔喜將無太愚

世界須大衆撑持心境須自已洗滌

或問良知即是性否曰良知是性上發出來的

未便是性、曰、即是四端之智否、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從良知上發出來的、未便是智、曰、四端既從良知上發出來、良知何以謂非性耶、曰、性譬則無極也、良知譬則太極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即性與良知四端之說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然則學慮有碍於良知良能乎、曰、否、良知良能雖

不由於學慮然而習氣漸深本體漸蝕廓清恢復豈得不由於學慮孟子此語特爲學人指點出個本來面目使人知得丹頭在此工夫在此究竟亦在此耳若云學慮便非則孔子不戒罔殆乎大學不言格致乎即陽明不惓惓於致良知乎

只說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良知良能尚摸不着說個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加一所

字分明有個在那裏了、學人於此、更能理會出麽、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與佛氏虛空頓悟之旨、亦何以異、予謂此中自有分別、佛氏只主見性、便舉一切而空之、先生雖提良知之秘然謂之致、已自實實落落、使人向動靜云爲日用事物上、容參密証、還究這點本體耳、大學致知在格物、即先生致良知方子也、豈

與躭空守寂等哉、

王龍溪先生云、良知覺處謂之復、纔覺便翕聚得住、不致流散謂之垢、復者陽之遯、垢者陰之遇、吾人知復而不知垢、則根不固、知垢而不知復、則機不員、知垢知復、方是太極生生之易、愚謂太極生生之易、即道家陰陽升降之理、周天循環之妙、特道家有意於長生、謂之交媾、吾儒超出生死之外、謂之弄丸、其實

一而已矣

宋儒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紛紛矣、何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之簡至、主敬主靜之紛紛矣、何如惟精惟一四字之直捷、

人心道心、總只是一箇心耳、人心之覺照處即是道心、非人心之外、別有道心在也、道心之放佚處、即是人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人心在也、

或問惟精惟一之旨曰謂識得一字眞方可與言惟精識得精字眞方可與言惟一一是至獨而無耦至極而無尚至純而無僞即所謂惟微之道心自爲氣拘物誘日習日深一之本體遂至樊然淆亂千岐萬徑不可窮詰聖人於是授以惟精工夫使之學問思辨詳審密証以求還返乎至一之妙譬之行路然惟一是究竟歸宿之處惟精則所由適於一之

路也、

人心道心、所爭毫釐絲忽之間耳、於此處參究得透、卽是惟精、既參究得透、自然一了百當、人心便不足以淆之、卽是惟一、

遏人欲卽是存天理、非遏人欲之外、更有存天理法也、譬如眼也、去翳卽是還明、非去翳之外、更有還明法也、

存養省察、雖分兩端、其實存養而省察在其中

矣、

戒懼則不墮於昏沉慎獨則不至於掉放、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見工夫未可放鬆些子、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可見本體未嘗漸滅些子、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順而修之者也、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忘於耳則心識

常淵此逆而修之者也、及其至則一也、

舜跖之分於利善固也、何以却從鷄鳴時分路曰鷄鳴是剝復之關、剝復之關、正利與善之間也、雖然、一念起處即鷄鳴、何必夜半之爲鷄鳴、而旦晝之非鷄鳴乎、

從日用中理會得出、便是真超悟、從卑瑣處擺脫得淨、即是真高曠、

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毋誦子部

此語可想見孔顏樂處、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此邵子語也、釋氏云、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眞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何常不是此意、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二語可作下學上達疏義、

聖於文者、欲於中摘其一句之佳者不可得、聖於人者、欲於中摘其一事之善者不可得、

人生自墮地來、知識日開、緣渠漸甚、薰蒸透徹直入肺腑、頓忘却本來面目、自非猛發念頭漸次掃絕、未有不至溺喪之忘歸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意、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皆是探本之論、

凡物之大者、皆以無所不容爲大、惟心體獨以一物不容爲大、譬如眼也、雖萬物畢照、却纖芥不容、

此道明白痛快歷歷現前、然而昧者弗覩、聞者
弗行、行者弗專、專者弗久、嗟夫行者專者視
昧者亦逈異矣、及其無成、與昧者等耳、曷異
哉
或曰、章文懿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
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
敢問如何而能與天地同其體用、曰必求之
天地、則終無同之理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若是則天地萬物、都歸吾性中矣、又奚止同其體用已耶、

或問學人工夫、應有漸次、絕無躐等、敢問入門究竟工夫何事、孑唯唯、子言良是、雖然下學而上達、恐亦無入門究竟之別、昔陽明先生云、立志用工、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猶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花而後實、然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幹

想、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澆培之功、不愁沒有枝葉花實、旨哉斯言、吾人亦只培養其根本而已、

或曰、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教人只是文行忠信、以踐履爲實地耳、何嘗談及玄遠、予謂踐履的卽是透悟的、除却文行忠信、更有甚麼性命、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譬如行遠必自邇、故已明白拈出矣、

天清氣朗、雲淨烟銷、人亦爲之快然、風雨霾霧、星月晦冥、人亦爲之愀然、所以然者何也、人之心體、本自清明、當其本體則暢、拂其本體自鬱耳、

陽明先生謂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遇傲象、則處傲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遇流言憂懼、則處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先生此語、葢孟夫子動心忍性之旨也、要之不

無病、在先生以致良知爲學、良知爲萬事萬物根本、此際直下透徹、則一了百當、自然觸處咸宜、若使舜必遇瞽瞍而後處瞽瞍之物格、周公必遇流言而後處流言之物格、則天下之物亦紛煩矣、一人之身、又安能一一而遇之、一一而格之哉、

七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薛文清云、吾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銷磨得盡、吳康齋語

門人陳白沙曰夜來爲家僮失一鴨怒而詈之遂不覺動氣治怒胡容易哉然則當如之何曰顏惟克己復禮故能不遷孟惟持其志無暴其氣故能四十不動斯亦治怒之標準也矣

人知記誦詞章爲爲學之末不知躬行實踐亦爲學之粗最上一着不落語言不涉跡象自非上根夙慧人焉能領畧

六經四籍、治世之書也、除却治世外、應有六經四籍所未發之奥、堯舜周孔持世之人也、除却持世外、應有堯舜周孔所不及之人、

欲還本心、須化習心、人之有習心、猶金錫之有鉛滓也、金錫煎銷一分、則有一分精光、煎銷十分、即有十分精光、煎銷之極、至於無可煎銷、本體自復矣、

莊子云、殺生者不死、即孟子性也有命焉意、

吾師薛天谷先生云、人生以前、心在性中、人生以後、性在心中、此語何等直截、

剩言卷之二終

剩言卷之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 内篇三

太極圖將生天生地生人物的道理一一譜出不獨抉聖學之秘抑亦逗玄宗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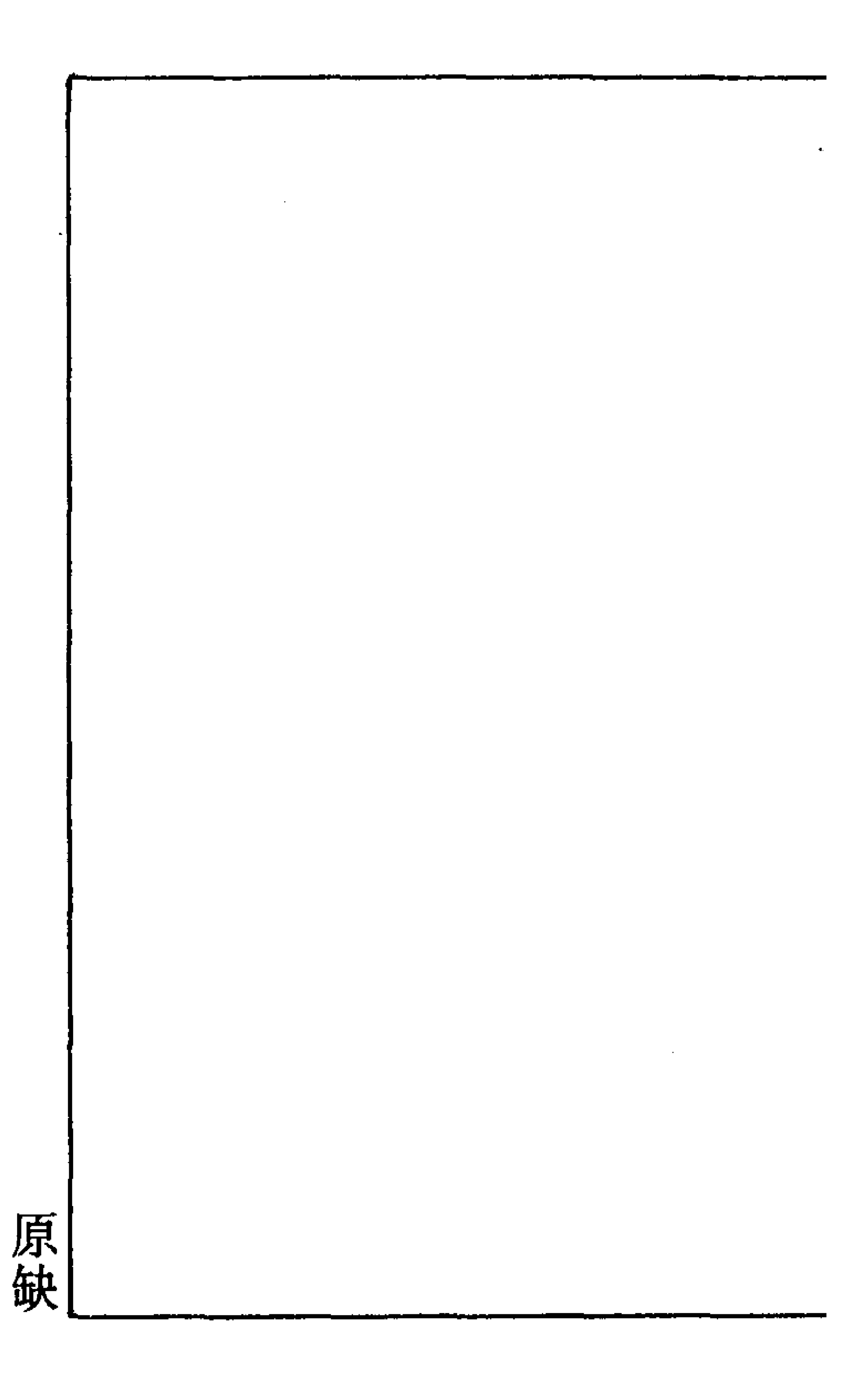
周子太極圖原天以之人故其言廣大而精微張子西銘推人以之天故其言切近而篤實學者宜各寫一通置之几案時時玩味

西銘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已太極說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原始以要終而已

太極圖說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以前是說本體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後是說工夫西銘亦然自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以前是說本體自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以後

是說工夫完完全全徹上徹下真是宇宙間
兩篇大文字
顏子喟然一篇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當與
太極圖說並觀參悟
或問陰陽動靜如環無端固不得以先後爲言
然晦菴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
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則陰疑在陽先矣而
元公太極圖謂動而陽却在靜而陰之前且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五德以仁為先四時以春為首則陽又疑在陰先矣予謂陰陽只一一氣耳陰之流行處即是陽非別有陽以與陰對也陽之凝結處即是陰非別有陰以與陽對也故五德雖以仁為先然纔舉仁而義禮智信已全體其中矣四時雖以春為首然纔言春而夏秋冬已蘊崇其間矣然則陰陽之妙豈但不得以先後言亦不得以彼此言



原缺

截而朱子以爲未免作兩端事聖人不如此
說恐未然也
周元公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楊龜山門下相
傳只教人靜坐皆欲人從源頭處下手與沿
波逐流者自是天壤
此性萬物皆備事理原不相礙我輩只須靜觀
而順應靜觀則心無其心順應則事無其事
適如其空空洞洞之體矣何礙之有

程子見人靜坐便稱其善學愚謂靜之一字是聖賢入道之階梯凡愚脫俗之寶筏但坐之一字微覺有病靜是如如不動之真體惺惺常應之天機行住坐臥無之而不妙無之而可離者豈專以坐為功哉

靜固靜也動亦靜也此語固為極至終不若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為透亮蓋吾人一日十二時中非動即靜動時則不勝紛逐靜時又

不勝昏沉若識得動中靜何紛逐之有識得靜中動何昏沉之有孔言知止佛言寂惺道言玄牝其吾人起痼之要藥回生之大丹乎

湛甘泉先生云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真閑忙不在閑忙間予謂識得閑處忙纔可以閑得不然其不入于昏沉者鮮矣識得忙處閑纔可以忙得不然其不流於棹放者鮮矣

靜中自有一段靜工夫三教聖人各有密諦故公孫丑以不動心奇孟子而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若曰空空只一個不動心這有何難即告子先我不動心矣我則有道焉道者何也即所謂靜中一段工夫也在孟子則持志養氣是也

鄧豁渠云專去煩惱垢盡理明此小乘教煩惱即是菩提事理渾融此大乘教只主見性煩

惱菩提俱皆分外此上乘教旨哉言乎關尹子云道雖虎變事則鱉行我輩自是由小乘而大乘而上乘未便一蹴而至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物物無其物此了手語也初地人習染既深錮蔽既久須是漸漸收攝漸漸調伏久之得個入路乃不為所汨沒也

人知向動中討靜為煉陰之客諦不知向靜中

討動爲廻陽之眞機動中討靜是爲歸根靜中討動是爲復命

或問靜中工夫如何做曰雖說工夫大端亦著力不得然則將如之何曰堯舜之允執厥中曾子之誠意正心子思之致中和孟子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這便是靜功榜樣

其靜也專故常靜常應其動也直故常淸常靜

蓋一尋字直字動靜之旨益透

致虛極陽之所以通守靜篤陰之所以復

蔡虛齋嘗言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覺

安便不費力此固虛老得力自證之語要之

守靜則虛自致虛致而靜始真是一非二豈

得作始念既念岐哉意虛老初時只見得靜

後來乃覺其虛耳

羅念菴云周子所謂主靜乃無極以來真脈絡

其自注曰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莊生所謂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爲此物也旨哉斯語直將個中眞消息了了拈出在人深研而潛會之耳

謂性即理也不如謂理即性也之爲圓通猶謂人心仁也不如謂仁人心也之爲直捷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如何是其心不違仁惟顏子自領之惟夫子獨知之而已

四德以仁爲元固也愚謂仁是統體超然獨寄於義禮智之上不當並列而爲四德也

解仁曰愛之理不若曰生之理菓核之種曰仁以其生機之存耳肢體之痹痿曰不仁以其生機之不存耳天地之仁不可得而形容也

而易以大生廣生名之則謂仁爲生之理誠
不易之論矣若愛特仁發見之一端所謂情
也指其一端以該其全體可乎且仁亦有以
不愛成其愛者如好之必有惡惡之必有威
春生之必有秋殺陽舒之必有陰慘是也至
昌黎氏竟云博愛之謂仁何哉
仁即是性非性之外更有個仁猶之水即是淵
非淵之外更有個水中庸謂率性之謂道孟

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悟仁即是性

或問先儒謂切脉可以體仁不知脉是仁乎切脉的是仁乎愚謂此皆不必太著大抵程子之意只見得人之氣脉周流一身更無一息少斷若有一息之少斷則生意更不相貫屬仁之體亦若是而已此君子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

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宋人遂奉此語於壇坫之上以爲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愚謂公亦只是求仁之方耳豈便是直指仁體但世知駁周子愛字之爲窄不知辨程子公字之爲寬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藹乎若陽春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二語形容仁的意思極妙

無元做亨利貞不出無仁做義禮智不出譬諸

草木必先有一段薰蒸醞釀的元氣在內然後萌芽滋長枝榦茂盛根柢完固不然能自生自長自成否

只一仁而此心之全體大用已完完全全無所不包矣曰恕曰公曰禮曰愛皆仁之流行曰禮樂曰法度曰齊治均平皆仁之充拓故學者先須識仁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心我輩亦不無但聖人

念念充拓得去我輩覺接續不住耳所以孟子有知皆擴而充之之說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說得最爲完備仁人心也是指本體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指工夫中間曰放其心而不知求曰哀哉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求反反復復說得恁地悲傷真是婆心親切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仁也只爲私

欲錮蔽遂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孔之所謂克己孟之所謂强恕周子之所謂原始程子之所謂公都只是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

仁之於父子也此此語亦微有病仁寄體於乾元之先流貫於四德之内覺君臣父子賓主之間微有纖毫非仁自是硬濫行不去譬之四體既已不仁豈能運動要之孟子此語亦姑指其大槩云爾不曰仁人心乎

或問惻隱二字之義愚謂惻是此心惻然不忍處隱是隱微也發於中而尸不能言之動於天而已亦不能知之故不徒曰惻又曰隱

仁道至精微却至切實吾輩須是從身體力行處細細理會勿只向書冊上作訓詁語也

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此眞知也這一句說得恁地透徹是有宋諸公語錄所無

朱夫子曰忠恕二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

者有學者之用此二語却說得不板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程子解恭敬二字云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可謂語不煩而意獨到

宋人云無忠做恕不出愚謂無敬做恭不出忠信二字解者紛紛愚謂發巳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無信猶是拖泥帶水語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語自洞筋刺骨至云自其發於內

而言之則曰忠自其因物而應之則曰信又云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遂無復有遺論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朱子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愚謂程子葢云必至於無妄而後謂之誠無妄談何容易若不欺特所由以適於誠之路徑耳豈可便謂之誠哉至謂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的渾淪

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上說解得最確

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之長是善端之初發見處也予聞元是太極未分之精說不得發見只可說善端之醞釀處耳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朱夫子極詆之以爲學道卽是學聖人學聖人卽是學道豈得分爲兩個物事愚謂此固探本之論要之子

由之言然有理會葢聖人是拔萃出類各人做出的品地道是渾渾淪淪自己具足的性靈學人不從自己具足的性靈體驗而從各人做出的品地模擬是知迹爲履之所出而遂求履於跡者也可乎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何不及早與回直待他處處尋求件件察識至於力盡思窮而後指示耶曰不然聖人教人直是點鐵成金手

火候不到未可點也滓質不淨未可點也若使夫子早先說破則曾子決信不及決不能言下了悟安望其聞聲即唯耶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畢竟一是甚麼曰纔有甚麼便不是一人人各有個一在皆可以貫吾道只要功夫純熟做得到一自然無所不貫

夫既人人各有個一在又安得舉個甚麼名之所以曾子出語門人直舉己之忠恕以名

之

學道之難以無所執得道之難以有所執無所執則易搓有所執則不化

中庸首篇將大道本體工夫說得恁地完備大學明德篇不如也

古今言道者有五篇大文字子思天命篇曾子明德篇顏子喟然篇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也